

新舊神學雜誌

戴懷仁譯

新舊神學辨異

中華信義會書報部出版

新舊神學辨異

譯者序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今之所謂新派神學好似應驗了這個預言。這派主義，已風行草偃遍滿世界，神學上無根底的信徒遇見了這魚目混珠的道理，往往爲其所惑；吾信義宗當今之神學家赫列伯 Dr. O. Halleby 博士有鑒如此，特應美邦本會信義神學之請，由挪前來演講此

新舊神學辨異 譯者序

貳

題，鄙人因其詞意透澈明瞭，很可以做今日一般信徒的幫助，爰譯其大意以饗閱者。

戴懷仁識於美國法古城

新舊神學辨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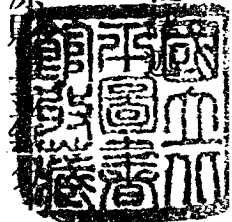
戴懷仁

切實的異點

說明新舊神學之異點是很困難的，因為有人主張二者在原則，不過在概念上一是唯新，一是守舊罷了，不可分作兩種神學討論。要知神學思想也有沿革，有步驟的；在其過渡思想中，有的過於唯新，有的過於守舊，各走極端，這是免不掉的現象。

又謂二者即有差別，也有學理的，而非實體的；學者才有討論這問題的資格，通常人是不當過問的。況且神學的糾紛與信仰並不相涉；信仰的觀念雖有差異，究無害於神人間之關係。

他們以為舊神學不分辨他們中間信仰的不同是不應當的。因為他們有的信耶穌只是人，與我們一樣；有的信他雖是人但與吾人不同，因他在降生之前已經存在；有的信他雖是人，但一昇到上帝的右邊就成了神；有的信他是由聖靈懷孕；有的只認他是約瑟的兒子；有的信他贖了人的罪；有的信他是



一殉道者；也有的信他的身體在墓內已見朽壞，等等離奇的觀念，這些不同的信仰，足可證明他們爲新神學。

有人說：「新神學者自認他們的道理與教會信條不同」，實在是，一切新神學者多少是偏離了教會信條。但這不足爲他們的標識，因爲古今有許多神學家間或也與我們信義宗的信條之一部分見解不同，究不能目他們爲新神學。例如：有人解釋罪和恩，預定，以及聖禮，與信義宗雖頗有出入，但在反對新神學上還是和我們一致。

有人說：「懷疑聖經是新神學者共同的思想。那怕別的意見不同，而在這一點上總是一樣」。但這也不足爲其特徵，連守舊的神學家有時也懷疑聖經，而這樣懷疑不一定便是新神學。新神學的根基不是對聖經懷疑，乃是懷疑聖經之後，對於聖經所抱的態度，試申論之。

通常稱新神學爲唯理主義，而新神學者並不甘受這種稱呼；他們說唯理主義是他們前一百年所有的，與現今他們所講的不同。我們知道唯理主義是

以理智支配聖經和啟示的，凡不能以理智解釋的不足憑信；所以凡聖經中能領會之處，都在摒棄之列。

當今之唯理主義是與百年前之唯理主義不同。今日沒有一個神學家的理智能趕得上舊唯理主義的高深。我們知道有許多事物是在人類思想和理解以外。我們所感覺的有許多是不能以理想索解的，靈性生活更是如此，理想一遇着靈性經驗，就越發不可靠了。

因此極端的新神學家說，我們任如何『思想』上帝是無關輕重的，一個人對於上帝雖是思想錯了，還可以認識上帝。仔細研究起來，今之新神學與前之唯理主義只表面上稍有不同，其實際是一樣的。所以可名新神學爲新唯理主義，前者爲舊唯理主義。這兩主義顯然的分別是：舊唯理主義的理智是理論的；新唯理主義的理智是實用的，究竟二者同有一個傾向，即對於上帝的啟示以人的理智作取捨之標準。例如：

前者說：『我們不能信神蹟，因其與正確之思想律——即理智相衝突』

而後者說：『我們不能信神蹟，因其與吾人之道德和宗教的感覺，意識，相違反；一位不循宇宙固有律例而達其目的的神，不能算聰明睿智的上帝』。

前者說：『我們不能信基督代人受死贖罪，因其與理智不合，出乎理想之外而不可索解』。後者說：『我們不能信代贖，因其與道德的和宗教的感覺，意識，相抵觸；見血跡才與其敵者和好的上帝與他慈愛的神性不合』。

前者說：『我們不信基督復活，因不合理論』。後者說：『我們不信基督復活，因依吾人之道德和宗教的經驗殊無此種需要。我們信耶穌的靈魂是不死的，這是宗教上有價值的事實』。

試將新唯理主義對於聖經與理智之關係所說的話列出數端。某教授在其所著之教義神學中有話說：『古教父的著作與新約書價值雖不相等，究無多大分別』。

『聖經之所以能為信仰之法則，不在乎有超然的根源』。

『基督教的信條之有無實在價值，不在乎根據聖經與否』。

以上略提一二已可證明某教授明明否認聖經是靈感的，否認聖經中上帝救人的啟示是絕對可靠的。

但聖經所記的如不全是真理，須加分辨，將如何分辨呢？該教授答曰：『以基督徒靈性的需要和經驗分辨之』。

如有人說，他不過是新神學者中之一，何以能代表一切新神學家的思想和主張呢？我要說，因他的地位重要，所以他的話比別人更來得有力量，大可代表當今大多數新神學家的態度。

以上可以證明他們破壞了聖經的威權，高舉人的意見於上帝的啟示之上，這是他們共同具有之態度，而與原始基督教大相背馳的。

現在要明白新舊神學的分別，就更容易了；他們都是以人的意見當爲崇高的威權，因人的思想不一致，其所研究的結果也因之不同。

尚有少數之新神學家，主張原始基督教的信條在近代新思想者前面無立足的餘地。

新神學家在細則上意見雖不一致，而大旨還是從同。又有一位教授說：『教會不應當彙集與普通科學相衝突之信條』，顯明他們是以科學作基督徒信仰宗教之根基的。

以上所研究的結果是：

- (一)新舊神學原則上是有分別的。
- (二)新舊神學所代表的是兩個宗教。

研究方法的異點

當神學與科學並立的時候，神學不受任何主義的屈服，但漸漸地越出自己的範圍去支配別的科學，不給科學以自由發展的機會，原是不應當的，中世紀的神學家統統是這個態度，但到了十五世紀科學發展的時候，科學就脫了神學的羈絆；及至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盛行，古異邦宗教思想復呈現於歐洲大陸之時，科學不但脫離了神學的約束，反去約束神學；這是科學越出自己範圍去干涉神學，使神學漸受其屈服，從此神學也就漸被科學包圍了。

科學家是按自然人的意見研究宇宙一切現象；不必依教會的信條；乃是他們當有的權利，因為在其研究範圍之內，須循這個途徑，但今之科學卻主張：倘若神學要保守其在科學中的位置，也必須以自然人的意見作研究的根據。

哲學思想伸張為各科學泰斗之時，神學並未受若何箝制：科學一奪了哲學的位置，神學便從此受其打擊；因近代科學擅自規定了研究各科學的原則，又要釐定甚麼是科學的，甚麼不是科學的。

他們藉天然進化論的「假定」，由研究自然的範圍侵入了靈性生活的境地，尤復以此假定作研究靈性生活的原則。物質不變的原理是科學家必須承認的，所以在其研究範圍內只包括自然人固有的價值，而超然靈性的問題是不在研究之列的；因此近代科學以為宗教亦不當涉及超然的和外乎理智的問題。

所以科學家大胆的說：『不循天然進化論作假定超然界之研究的是不合

科學』。這樣神學就到了最危險的關頭。先前神學會爲各科學之冠，近代只算他爲各種科學之一，或教會神學。（意思是儀式遺傳可以存在於科學之外譯者）這是科學給神學的限制、神學受這個限制，將近二百年了；於是神學處此限制之下遂分作兩派，即所說之新神學，和舊神學。

今之新神學者却說他們並未受若何限制；又說，他們是要一面保守神學使之合乎科學的研究，一面算它爲教會神學。這樣他們鄭重的，按照近代科學方式研究基督教，但科學方式是肯定的，所以他們不得不將基督教真正的信仰漸次退讓，以至失却。

自來急進派的新神學家都太胆的按着科學方式研究基督教；且有命爲『宗教歷史學派』。這個名詞不十分恰當，不如稱他們爲『無更變之新神學家』，因爲他們只認定以科學方式研究神學，不願將來教會要受若何危險的結果；而緩進派的新神學家尙未到此地步。

他們研究基督教道理之時，因棄卻了神蹟啓示，就將基督教與其他宗教

不同的特點失掉了。他們利用類比較學爲工具來研究神學，將基督教的精粹漸次剝削，以至使其與別的宗教平等；又按着進化論的假定判定基督教是從萌芽時期，次第發展，而居宗教中的首位；照樣，將來定有一種超過基督教的宗教；按進化論的原則推起來，這是可能的事實。

科學式的研究基督教雖有這個結果，而新神學家並不顧及，仍希望他們的新神學能爲基督教的正宗神學，並謂他們並未使基督教減少甚麼，乃是予以更合理性的解釋。教會雖公然表示否認他們的主張，他們仍然堅持其說。要知新神學同時有兩個立足點；一是基督教會，一是近代科學；但這兩下根本性質不同，若強使之同，勢必要喪失基督教固有的真精神；而他們却造作一些圓滑的理論爲自己辯護，結果是在科學史上成了無固定根基的離奇學派。

新神學對待教會仍襲用古教會的術語，例如三位一體，耶穌的神性，神蹟，代贖，復活等；但因他們要蘄合科學研究方式，不免要失去其中的精

意，所存留的不過名詞的軀殼而已；因此，現在新神學家自己互相攻擊，說不應當『挂羊頭賣狗肉』利用教會的舊名詞。

他們既受同輩的反對，復爲舊神學所呵斥，就引申新的理論以文飾其非；說這些名詞並無恆久不變的價值，不過表示當時各人心靈上的態度之符號而已。這樣，新神學就把基督教的超然特性丟掉，使其與其他宗教沒有差別，好求得科學家的諒解，承認他們爲正式科學之一

基督教會萬不能承認他們這兩種矛盾的研究方式；雖然有人不承認教會神學是合科學的，而教會仍繼續向前推進如故，因爲神學或說教義是教會的產業，教會因基督耶穌的啟示而明瞭神學的實體。

基督教與現世科學決裂就在這一點：教會根據自己的經驗，承認人類歷史中的超然啟示；教會所知道的是在一切自然界或人的智慧之上；他所遵循的律高過肉身和心靈的自然律；總之，他所知道的是獨一的，絕對的基督耶穌。

然而神學最冒犯科學的尙不在此，乃在乎教會主張神學所含蓄的知識是與一切其他知識不同，因為教會深知由上面來的超然實在，即救恩的啟示；這啟示不但賜人以新生命，而且給人以新知識。「屬血氣的人不領會上帝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哥前二章十四節）。屬靈的知識是絕對超過一切自然知識的，在其範圍內自然知識是不能領會，不能摸索的。

所以教會神學自來『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希利尼人為愚拙』；而不能與任何科學或宗教妥協，如要妥協，勢必要喪失其實在精神，因為他所信的是上帝在耶穌基督裏超然絕對的啟示。新神學的基本錯誤是以自然人的意見作研究的根基，這是他投誠近世科學的結果；而且又常以附合科學為其研究之綫索，這就是所謂自然人之宗教觀。

教會決不能否認蒙了重生之人的屬靈新智識和由聖靈而生的靈智；這是教會研究神學的根基。人說他不合科學，或說他傲慢，教會是不問這些誹謗

的；因爲類此之事，從古以來在所不免，他們嘗諷教會神學爲『十六世紀的神學』，爲『古典主義』，意思是說他與近代科學思想不發生關係的。

這些譏諷如今仍未減少，許多人還在那裏譏笑我們所持守的『重生者的神學』；又常詰問我們論理學有沒有兩樣呢？這個譏諷，表明那般神學家完全自絕於我們教會已往的歷史。重生者的神學是自來信義宗神學家所持守的；澈底的研究起來，教會這種神學原則是完全合乎科學的；且只有科學家才有根據這樣原則研究這個實在的權利。現世科學家否認教會神學是合法的，是合科學的，是因他們尚不明白這一層。他們自己蒙昧，所以否認神學所貫澈底研究過的超然實在。

晚近科學只知道自然界，心靈界，兩個實在；基督教會卻承認自然界，心靈界，和超然界，三個實在，人的身，心，靈，三個機體，正與這三個實在相呼應；而且根據這三個機體，可明瞭從這三個實體所得的印象；藉五官而知自然界，藉靈才而知心靈界，藉重生的新知識而知超然界。

凡人所經驗的實在都在科學研究之列，而且只有那經驗過某實在的才有研究該實在的資格。所以只有基督教會才配詳細的而且合科學的研究超然實在的存在。所以我們主張神學只爲重生之人所有，不但不違反科學，更十分合乎科學原則。

新神學家卻主張如若神學只爲重生之人的產業，則永不能成爲自由之學科，這個態度表明他們對於神學原則尙含糊不清：音樂豈不是自由之學科麼？但除非天性近乎音樂的人才可領會音樂的旨趣，照樣除非研究神學的他自己是重生的人才能領會神學的意義，神學又何嘗不是自由之學科呢？因爲人蒙了重生才能直接經驗他所研究之超然實在，這個研究的而且合科學的眞正自由，正是神學所需要的。

神學研究超然實在之時，是不受研究自然界之科學原則支配的。按科學的定義，神學也須有這個自由，以研究自然界生命的律強來作研究人類生命的工具是非科學的；照樣，拿支配自然心靈之律來作研究超然實在的工具也

是非科學的

這樣看來，神學與科學並不抵觸。神學乃按明顯之科學原則給基督教信條以明瞭的解釋，權將研究神學已定之原則略舉數項如下：

教會僅藉耶穌基督知道超然的實在；而且惟有耶穌將這個實在活現於他的教會；教會除了耶穌所表現的實在外不知其他；所以教會以得救的信仰和得救的知識絕對的附麗耶穌基督。

同時教會僅藉使徒所著述之福音而認識耶穌基督；並且教會從起初經驗了，惟有這個福音可作直接與這個新實在——耶穌基督——接近的工具。所以教會承認只藉福音書中所記的啟示之道，才能經驗領會超然的實在；而這啟示之道也只有蒙重生之人以重生之新知識才可領會，自然知識是莫能爲力的。使徒保羅說：『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上帝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上帝開恩賜給我們的事』。（哥前二章十二節）

所以教會神學是以屬靈的知識作研究歷史神學，系統神學，和實用神

學，等各科的基礎。

基督教知道了世界歷史中一部超然史，就是神聖史——救贖史和啟示史——這神聖史有自然，超然，現世，和永久各方面。靈力入了世界，與自然力結合，在自然界和人類中工作；換言之，即靈力與自然力合作。例如：飢荒，地震，是二者合作的結果。所以從啟示史現世一方面說是入了世界通史，亦即猶太民族史；從預言史現世一方面說，是一部宗教運動史；從耶穌基督史現世方面說，是一部宗教始祖史；以上數項科學家皆利用為研究世界通史的連環；教會對於他們這按通常方法照歷史的，政治的，倫理的，宗教史的，等等觀點研究這一部神聖史，並不表示反對。

但神學是要研究救贖史的永久事實；這是絲毫不能求助於其他科學的，別的科學間或可供以語言學的，歷史的，倫理的，宗教歷史的參考資料，不過神學須按由聖靈而得的新知識，以定這些資料的價值。

研究神學的主要科目是新舊約的解釋。神學須研究其永遠的，或啟示的

內容。通常的宗教學是照普通的研究法以研究新舊約的；而神學是研究他與別的宗教著述不同之處。

教會解釋舊約是要把其中信條的細則列舉出來；所以舊約解釋可利用科學所能供給的方式，以解釋舊約各書的啓示方面。這些啓示細則是與其他一切歷史性質不同的，因為那是上帝的新創造，和他在人類中間永不間斷的行動，作爲。

照樣，新約解釋的目的是研究在耶穌裏，和藉耶穌所完成的救贖史。可以藉一切科學方式，和原則研究之；爲要指明耶穌怎樣爲自己所揀選的人認識了，宣傳了；他不但揀選了他們，且賜他們以超然的能力，以致他們所宣傳的，可爲世世代代的見證。

神學也要研究聖經中人一方面的事，即每書之著作人，著作人的特性，著於何時何地，著作之原因，和目的，以及原文，原文史，和原文鑒定。同時神學也要研究聖經中神人間的關係，亦即啓示史的內容和世界史的細則間

的關係，爲要看出聖經啟示的特點。

然而神學也須以屬靈的新知識作研究聖經的基礎，但新神學者的解釋完全兩樣。他們是以自然人的意見作研究神學的根據；以爲用教會的信條作研究之起點是十分不合科學的，所以他們解釋聖經完全依傍原文鑒定，文學鑒定，概念比較史，和宗教比較史，等等普通宗教研究法爲準繩；當然他們看超然的實在，或啟示，爲遺傳，爲神話了。不但如此，他們憑藉這類比較學的原則解釋，結果是把基督教的特點喪失，使之與任何宗教一律齊肩。當今有幾位風頭十足最活動的新神學教授業已抹煞了救贖論，舊約預言，和耶穌的神性。

論及系統神學，是說明基督教的原理，指出基督教的特性，以彙集一切信條的細則，而新神學卻以自然人的智慧作根基，否認基督教的特點，擅自規定『何爲基督教』。

教會的確知道他據有基督教永遠不變確鑿可靠的真理，就是使徒爲基督

所作的見證——新約全書

新神學不得不否認教會這個基本信條。照其研究方式，世界上並無絕對的事物，當然不能承認有絕對的真理；只信有相對的真理，即「隨時代而定的真理」。但教會自古從聖經所受之真理，是絕對的，永遠而無時限的，世世代代穩妥健全之真理。

新神學乃「尋找」真理；且沿現世科學方式以爲凡根據一次所啟示而爲各時代絕對真理之神學研究爲非科學的。但教會所需要的正是這一次所啟示的真理。

新神學究竟怎樣規定基督教呢？某教授按新神學之研究法說：「我們藉歷史的，和宗教歷史的原則能以規定基督教的特性」。

他解釋說，「在基督教歷史——使徒和耶穌自己所宣傳的——範圍內，我們須分辨何爲可遵守的真理，何爲暫時之規條」，但按甚麼準則分辨呢？他答曰：「按基督徒靈性的需要，和經驗以辨別之」。所以個人的宗教需要，

是要規定甚麼是基督教的道理，甚麼不是基督教的道理。不但對於使徒們所宣傳的，要加以抉擇，連耶穌自己所講說的也須經過一番挑剔。

如問新神學家，基督教的要素到底是甚麼？所得的答覆，總不會一致，因為各人所選擇的不同；但他們的趨向漸歸一個途徑上去，因為他們都是照他們研究的程序將基督教的超然方面漸次剔出，到了把超然的事完全消滅之時，他們就無大差別了。

兩樣不同的信仰

新舊神學各有自己的信仰和宗教麼？我們一定不疑的承認兩下各有其不同的信仰。也有新神學家如此主張的；但大多數不十分贊成。因為他們說：『我們所信的相同，不過所想的不同；所以對於我們不願意承認他們為教會中合法的趨向，而不與之合作；指摘不遺餘力』，又謂，『我們太固執已見，宗教專制，不讓他人享意見信仰之自由，抱着獨斷和靈性驕傲的態度』。

同時他們也覺得須承認在信仰上有宗教分歧之處，因為解釋聖經所根據

的原則是兩樣的。要知道只有他們中間頭腦最清醒最有魄力的有這個意見；且倡首者還是德國人。現在我只就北歐立論：挪威當今有兩位青年神學教授，公然表示新舊神學所代表的是兩個不同的宗教，瑞典某著名教授不僅抱此觀念，且竭力的將兩下的分別澈底的證明出來。試就其著述申言之。

他切實的，明瞭的說新舊神學間的界限是深而且寬的。他這種言論不僅受神學的驅使，也是受倫理的，和宗教的衝動。他說兩下對於上帝，人類，和世界的宗教態度是截然兩途，毫不含混，他立論初不給其同志留甚麼情面，乃大胆不諱的表明他的意見。

他說：『總之，新神學派太怯懦，太富於妥協性，不曾爲一種新而簡明，更深奧，更有力的宗教建立根基，是我們的一大缺點』。『僅修改舊有的教義不足以滿人欲望。目下的問題不是於原來的教義補苴罅漏，乃是要改弦更張創立一個新而簡明的宗教信條』。『新信條規定了之後，我相信要創設一個新宗教』。（錄某新神學誌）

他放胆的擬就了一個新信條。茲照譯之如下：

「我們信一永遠，全能，創造萬物，又以永遠的律和力保治萬有的上帝；他是我們的天父，我們藉他而生，爲他而活，好使我們尋找而得到他作我們唯一的君王，獨一的主；且惟有他是配受敬拜和榮耀的。」

「我們又信恩惠，真理，和永遠的聖靈，是藉上帝的靈在耶穌基督裏顯明出來的，爲要赦罪，賜人信仰，且使人成聖，在他的教會中和在凡尋找真理的人裏面施行能力；末了，他因我們所受的苦難和懲治，自己要與我們全人類結合，共享完全榮耀的永生，好叫他在萬有之上，居萬有之中。亞們」。

但一定有許多新神學家不贊成他這個信條。他們無論如何是不希望有新信條的；只要能將他們自己主觀的信仰攙入古信式中，寧願存留這些原有的信條的形式，可見新神學家很樂意贊成教會的信條。不過他們解釋信條是用罕譬曲喻的說數，不按字面直解罷了。試看新神學領袖在一九一九年之教會

辨論報上所寫的一句話：『我們所承認所深信的基督教信條是源於使徒信經和路德宗信條』。

他們講道固沿用教會普通的解釋，但骨子裏還是輸入他們自己的真意。他們的意見在他們的著述中躍然紙上，毫不隱諱。根據他們的著述，我可以指出新神學想介紹於我們教會的一個『新宗教』。我還用以上所說過的一句話作研究的起點，即：新神學破壞了聖經的威權，以人的意見代替上帝的道。

這簡直不是基督徒對於聖經應持的態度。基督徒自來相信上帝藉基督將自己顯示於世人，又使徒所著的福音書。新神學却站在聖經之上，超越上帝的啓示，以理智規定聖經是否可靠。新神學家自覺好似高過基督，說基督預言他二次降臨是說錯了。我們都知道許多新神學家甚至說他們能證明耶穌有許多錯處：如耶穌說，他是先在的，他要復活，升天，和再來；以及他說到魔鬼，地獄，和永刑。（見新神學論第二編）

這樣的態度對於耶穌恰與古今基督教會所持守的相反，顯明他們所信的

是『另一基督』。所以我說新神學家是以『自然人』審定基督教義的，拿現世科學思想規定聖經中那是可信的，那是不可信的；這樣，自然人就有審定真理的權力了。

但聖經說，『屬血氣的人不能領會上帝屬靈的事』。怪不得新神學家把聖經中與他們心理不合的地方，以及關於罪和恩難解的話，一概抹煞；連原罪和始祖墮落的問題，也值不得討論。且說始祖自始是受罪轄制的，他的原來境地近乎獸類。（參新神道論）

他們不以罪爲極可憎惡的。所以基督完成的救贖亦不在討論之列。但聖經告訴我們，全愛的上帝因罪的緣故除非特遣他的獨生愛子替人受罪的刑罰，不能與人復和，赦免他們的罪；而且他的愛子必須犧牲到飲了最後的苦杯，才可完成贖罪之功；這是全能的上帝救罪人的不二法門；可見罪的本性是極黑暗，極可憎的，但新神學家不信救贖，當然不能說罪是最可憎的。

說到他們對於福音的觀念，就更加離奇了。他們在聖誕節受苦日或復活

節直無道可講。他們不信聖靈是有位格的，也不信五旬節的神蹟，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你想他們在五旬節還有甚麼道理可講呢？

試問基督是誰的兒子呢？其生非法麼？是約瑟的兒子抑是馬利亞感聖靈而生呢？

新神學家也自命是指引苦惱衆生到基督面前的嚮導。但基督既不可靠，又有何益呢？因為基督說：『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總不廢去』。他們却要證明他又說錯了。一個受精神痛苦的人聽見這樣不可靠的救主，能得甚麼安慰呢？

他們向人說上帝有憐憫人，赦免人的心；他永不曾向你發怒，你只要求他赦免，只要信他是他的兒子就好了。我們都知道新神學缺少救贖的福音，不講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基督的血是爲赦罪而流的；他替我們成爲罪；他贖了我們不是用金銀，乃是用他的聖寶血和他所受的痛苦，死亡，這一些真實的話。

有人明明知道上帝的震怒在他身上，而新神學却說上帝永不發怒，這能幫助他麼？心靈痛苦的人聽了這話只有不解，更加苦惱，越發覺得上帝棄絕了他。聖經明說，罪人應當覺得有上帝的震怒；但也告訴人藉着基督能脫離上帝的震怒，因為基督擔當了上帝的震怒，和咒詛，爲要使我們得自由。『如今那在耶穌基督裏的就不被定罪了』。新神學者不能傳得救的福音。他們只說『基督在我們裏面』。請問弟兄們只說基督在我們裏面，並不的確知道基督爲我們所成全的健全穩妥永不動搖的救恩能够滿意麼？

再看他們怎樣講說禱告，就可指明他們的新宗教來，他們中間有許多講禱告題目的時候說的懇切真誠，無奈不信上帝有完全統治權；不信他隨時能應允人的祈禱；這算怎樣的禱告呢？如不信上帝能在自然律力之外行神蹟，禱告豈不漸成了一種宗教的外儀了麼？

新神學家到底傳甚麼道呢？老福音視爲沒多大價值，就彙集了新教訓來代替，而代替之物必須與原來的十分相似，是以新分子很少肯顯露其真態

度，仍襲用教會原來慣用的名詞。這樣缺少經驗的信徒就很難分辨了。他們講的並非真理，乃是真理的替身。但不問人能否分辨，究竟是食了假的滋養料。

更危險的是人食了這假滋養料之後，體氣日漸羸弱。正如歐戰之時許多國的人民得不到正當養料，後來許多人患了不治之症一樣。最危險的尚不在乎他們以石代餅，乃在乎他們宣佈他們所傳的是真正的基督教義，是古教會所授的使徒信仰，若有否認他們的，他們還以為是為道受逼呢。

試根據使徒信經以說明新神學的新信仰。因使徒信經是基督教最完全，最純正的信條。新神學對於這個信經與我們不同的，是他們於各條之內加了一個否定詞的『不』字。

上帝『不』是二位一體的。基督『不』是永生的上帝，他『不』是由聖靈懷孕。他『不』是由童女馬利亞所生。他『不』曾贖了我們的罪。他的肉身『不』曾復活。他『不』曾升天。他將來『不』再降臨審判活人死人。人『不』是照着上帝

的形像造的；乃是由上等動物進化而來的。他『不』會因甚麼墮落而成爲有罪的。他『不』須贖罪之恩。他『不』須重生。他『不』能永遠失喪。

這世界是完全受自然律的支配，所以『不』須超然的神蹟；『不』會有超然的啓示；也『不』會有超然上帝靈感的道。

只要把我們說『是』，他們說『不』置之不論，那末，兩下便成通家了，並且若他們仍然在講道時利用教會的信式，和名詞，不露其真面目，也容易使人相信他們所傳講的，正是正派的基督教所傳講的。只是一旦將其實在態度披露，像挪威的幾位新神學家，稍有眼光的人即刻能認出是非了。

請注意，連那些帶假面具以掩飾其與舊神學不同之點的，也往往於不知不覺間露出馬脚來。他們說：『新舊神學所辯論的僅是神學上的問題，只能使彼此發生惡感；況且所斷斷爭論的俱是細文末節，若因之惹起宗教讎恨殊爲不值』。這是甚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神學上意見不同是不大要緊的，比如，基督是否永生上帝，他是否爲贖罪而死，都是無關輕重的問題。朋友

哪！可見我們與新神學中間相隔的一道鴻溝是何等的深且寬呢？

這樣看來新神學影響教會其危險更甚於神位唯一主義 (Unitarianism)，通神說 (Theosophy)，通靈主義 (Spiritism)，羅色主義 (Russellism)，基督教科學 (Christian Science)。

這個新宗教之所以比其他主義更危險的，因為它浸入了教會和教會學校之內，又且爲國家和某教會所默認，在德國數十年如此。介紹于斯干地拿維亞半島亦將近二十年了。且有幾位在挪威國立神學院充教授，以培養其所謂傳道人才，教會領袖，這個現象令人不堪設想。

如若有人反對他們，揭開他們的真像，他們就以爲無故受逼迫。且謂我們守舊分子專好起釁端，鬧意見，攻伐異己，不能釋憾於他們。他們口口聲聲願意與舊派一致合作，德，挪，瑞典一般唯新家都是持這個態度，且自詡有殉道的精神。

總括起來說，科舊神學之間不只是科學式的與非科學式的研究方法不

同，宗教的根本性質亦互異。各有自己的宗教，各有自己的神學見解，而根本不同的還是宗教。守舊者和全教會皆堅持啓示的宗教，超然的救人的宗教。唯新者祇認基督教是人類歷史中自然進化的宗教之一，亦即自然人之宗教；而守舊分子却堅持基督教是重生的宗教，因爲人不重生不能得救。

宗教既不同，神學見解自亦互異，因爲唯新者在現世科學的範圍內研究他們自己的宗教經驗，所以他們所研究所經驗的不出自然界。

舊神學家却以重生的宗教知識，以及超然啓示的靈性經驗解脫了科學的約束；毫無疑難的研究這個超然實在；如覺得必須，亦可隨時利用科學原理以作研究之臂助。

結束的話

我對於新神學要說的話已說完了，重負算釋了，我素不喜歡辨駁，自慚鶩弱，臨陣不無惴惴，但爲真理的緣故亦不敢曳甲脫逃。

在我結束之前還願加上幾句話。我並不以此駁論有多大價值，雖說理論

上的辨論與我們和一般受煽惑脚步不穩的人有點裨益，究竟新唯理主義的氣焰；非僅僅消極的辯駁所能消弭，勢又非教會內部有一番靈性大奮興不可。百年前挪威大佈道家豪格 (Hauge) 並沒有與當時的唯理主義作許多理論上的辨論，然而他蒙了上帝特別的恩典奮興了挪威教會，而唯理勢力也就無形消滅了。

所以只有奮興的精神能抗拒教會中的唯理潮流。想到今日教會如何的受這種唯理流毒，而且所受的毒害更甚于古教會從諾思底主義 (Gnosticism) 所受的時候，就巴不得主快要奮興他這廿世紀受壓迫無勇氣的教會。

今天能向三百教牧演講實覺快樂。盼望衆弟兄不住的爲這奮興的工作禱告，免得我們失掉我們的燈台，像北非，埃及，敘利亞，小亞細亞，和希拉的教會一樣。

我以爲又須先奮興教會領袖牧師以及傳道人。我們常怨懟這不信的世界和冷淡的信徒，但我敢說我們神學士牧師們是攔阻今日教會進行的一大障

礙，不光是唯新的牧師們和那些無生氣自以爲正統派的牧師們是如此，連那
般有正當信仰牧師們也是如此，因爲我們不冷不熱，戀愛世福，自私，浮
華，剛愎，愛權勢，少信心的緣故，就比一切平信徒更攔阻上帝國的發展。
所以教會奮興是最要緊的。我們須恆心如此祈禱，直等上帝顯榮的日子。

新舊神學辨異終

結
束
的
話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POSITIVE AND LIBERAL THEOLOGY

By
DR. O HALLESBY
Translated
By
Rev. Ingvald Daehlin
and
Mr. Wang Ching-hsuan

救主降生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

新舊神學辨異

原 著 者	哈 列 伯
譯 述 者	戴 敬 軒
出 版 者	中 華 信 義 會
印 刷 所	聖 教 印 書 局
發 行 所	信 義 書 局

2
12000
12000

12000
12000